

李国雄口述 王庆祥整理

伴驾生涯

跟随溥仪三十三年纪实

長春文史資料

● 一九八九 ● 第一輯

長春文史資料

89·1

总第 26 辑

目 录

撰写者前言	1
第一章 伴驾记	5
1.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2.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3.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4. 腐朽不堪的宫廷	
5. 溥仪出宫前后	
第二章 伴公记	18
6. 从一个溜子到一百块大洋	
7. 溥仪阴差阳错地来到天津	
8. 卖宝与“打价”	
9. 生活在惊恐之中	
10. 习武之风	
11. 溥仪的政治交际	
12. 摆脱不掉的“白帽”	
13. 天子惜命，下人遭殃	
14. 从欠薪到存款	
15. 溥仪给我们分工	
16. 伺候溥仪打球	
17.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 18. 我所见到的婉容和文绣
- 19. “天津事变”前后
- 20. 溥仪出关之前 21. 赛车后厢的秘密
- 22.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 23. 踏上险途

第三章 伴鬼记

60

- 24. 旅顺肃王府 25. 在星个浦海滩上
- 26. 奉命返津 27. 从旅顺到长春
- 28.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 29. 笼中天子 30. “御临幸”见闻
- 31. 护军初建 32. 溥仪与护军
- 33. 我当护军队长的时候
- 34. 护军的后勤问题 35. 护军的多种功能
- 36. 宫廷仪仗队 37. 军事演习小景
- 38. 内廷 39. 司房及其他 40. 茶房和膳房
- 41. 汽车房与马号 42. 我给溥仪修球场
- 43. 刘和尚戒烟
- 44. 周长清的小肠和乔万鹏的大肠
- 45. 寓疏远于接近之中
- 46. 迷信·洁癖 47. 神仙眷属
- 48. “秽闻”漏馅记 49. 随侍兼摄影师
- 50. “巡幸”奉天并祭祖 51. 赏赐种种
- 52. 惩罚铁琦 53. 随侍乎？特务乎？
- 54. 打人狂 55. “考验”
- 56. 伪宫中的皇族 57. 溥仪第一次出访日本
- 58. 舰上生活 59. “两圣交欢”的剩余镜头
- 60. 扈从掠影 61. 从取消大刀片开始
- 62. 护军的瓦解 63. 随溥仪“巡幸”各地

- 64. 溥仪第二次访日 65. 宫中孤儿
- 66. 外谄内疑的立身术
- 67. “窃听器事件”原委
- 68. 我所知道的谭玉龄
- 69. 法西斯时代的衰败
- 70. 风雨飘摇 71. 丢妻抛子扈危皇
- 72. 仓惶出逃 73. 溥仪被俘之谜

第四章 伴囚记

172

- 74. 飞往赤塔 75. 一场虚惊
- 76. 初到莫洛科夫卡 77. “疗养”生活
- 78. 多情女郎 79. 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 80. 告别莫洛科夫卡 81. 一路风光赴伯力
- 82. 在红河于落脚
- 83. 伪满大臣们来了
- 84. 我给溥仪藏宝 85. 迁往伯力市内
- 86. 顺手牵羊敲“上边”
- 87. 溥仪从东京归来 88. 戒备
- 89. 患难不同难 90.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 91. 风流工地 92. 浪迹天涯不忘主
- 93. 一串佛珠 94. 引渡

第五章 伴罪记

217

- 95.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96. 高岗接见
- 97. 落锁的监房 98. 最初的三个月
- 99. 哈尔滨的铁笼子 100. 几片好烟叶
- 101. “溥仪崇拜”的危机 102. 关照
- 103. 废物与废品 104. 东北工作团来了
- 105. 检举溥仪 106. 家书值万金

107. 释放 108. 离开抚顺

第六章 伴影记

245

109. 盼来的团圆 110. 谈往心酸

111. 该谁道歉? 112. 不愿再见薄仪

113. 最后的途程

附录

258

李国雄简历

撰写者前言

1987年盛夏，经由北京西城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我步入一个典型的老式四合院。我是以溥仪生平研究者的身分，到这里寻觅一位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老人，他就是《我的前半生》屡次提及的“大李”、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李得勤的原型、跟随溥仪长达33年的李国雄先生。见面之下，我首先注意到李先生的一双眼睛，还是有神的，似乎从那里看见了历史。然而历史已经逝去，李先生鬓发皆白，腿脚也不灵便了。我对来意的说明或许已经刺痛了他的心，老人退休后一般不上街，也不愿回首往事，活动范围只限于简陋的瓦屋及屋前用木板圈围的一小块院子。伺候别人一辈子了，老人才腾出点儿精力用鲜花、果树装点属于自己的这块天地。可是，当他了解到回忆个人经历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之后，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回首历史的脚印，本是自己印下，却又不象是自己的。”开始回忆时李国雄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耐人

寻味的話，恰恰反映了先生的十分特殊的生活經歷。非常不幸，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把應該屬於自己的那段歷史附着在別人身上了，附着在遜位的帝王身上，附着在聯絡天下軍閥圖謀復辟的“潛龍”身上，附着在勾結外侮的殖民地傀儡首腦身上，附着在伯力囚徒和抚顺戰犯的身上。附着在別人身上，從而泯滅了自己！李先生完全沒有料到的是，殘酷的历史不但要求他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終生幸福，而且要求他獻出妻子的幸福、甚至兒女的幸福童年和青年時光！

回憶是酸楚的，而回憶資料確實是寶貴的。

作為溥儀的亲信，李國雄先生耳聞目睹的許多史實，涉及中國近现代史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細節。例如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的來龍去脈，溥儀在醇王府及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的活動；溥儀潛居天津聯絡各路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各國駐津代表的行踪；溥儀與婉容先後秘密離津並出關投敵的經過；溥儀就任偽滿執政、即位為“康德皇帝”、訪日、“巡幸”各地等傀儡戲表演；溥儀的潰逃與被俘；溥儀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中作證以及他在蘇聯被拘留的經歷；還有溥儀的引渡、改造和特赦等等。李國雄先生提供的細節資料，有助於我們深入研究一切相關而重要的歷史事件。

作為溥儀的貼身隨侍，李國雄先生是幕中人，最了解宮閨的明制度、暗規矩，種種深宮隱秘以及溥儀那難以琢磨的私生活。從北京小朝廷內部一直沿用的“祖制”、“慣例”、“宮規”及其腐朽糜爛的現實，到偽滿皇宮的內廷機構、設施、制度、習慣和人

员；从北京时代溥仪耍弄奴才，到天津时代下人遭秧，以至伪满时代把随侍训练成特务；关于护军、习武，关于宫廷乐队或仪仗队，关于赏赐和惩罚，如此等等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来龙去脉；少年溥仪在北京游颐和园、青年溥仪逛天津马场、中年溥仪却成了长春的笼中天子，还有大量与此相关的生动实例，以及皇后的苦闷、淑妃的离婚、“祥贵人”的死和“福贵人”的入宫……李国雄先生娓娓的叙述，一定能在人类浩瀚的史书中增添一页，这一页将揭开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的内幕，给摧残人性的封建极权曝光。

作为生活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人，李国雄先生从溥仪的忠实仆人、摄影师、护军队长、仪仗队长，到赤塔和伯力的“难友”、哈尔滨和抚顺的“同案犯”，再到60年代以老朋友身分在北京重逢，得天独厚地看清了溥仪这位传奇式历史人物波折起伏的一生。他不但深刻了解溥仪的虚伪和凶残，了解溥仪在日本权要人物中间外谄内媚的立身术，了解溥仪在东京法庭上对待审判长、律师和被告的策略，了解溥仪应付赤塔、伯力收容所内苏联军官的种种把戏，同时也深刻了解溥仪在抚顺改造生活中立场及思想转变的轨迹。古人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我们对溥仪接受改造的程度，应当有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李国雄先生的发言权、议论权，毋庸置疑地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此外，李国雄先生的回忆，还包含了他追随溥仪转徙南北、赴日入苏的广见博闻，这就象站在一个特

殊的角度上，用特定的光圈和速度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风情画面，或可给读者增添一些阅读的兴味。

在大杂院西北角的小庭院内以及那个十分简陋的小屋里，我早来晚归地和李国雄先生相处了10几个朝夕。北京的夏日，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李先生的老伴奎秀清老人总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为我准备好了温水和毛巾。按她的经验，用温水擦身更凉快，每当汗流挟背的时候便洗上几把。借助于微型录音机的效能，竟能把李先生丰富的口述资料，轻松地录入磁带，这使我体会到把现代化手段引进研究工作的必要。

现在，根据20多盘磁带资料并参照档案、文献，整理撰写的这部《伴驾生涯》，业经李国雄先生修改、补充，并加以审定。既然溥仪和李国雄在历史上分不开，为了说明或解释那段历史，不但应有《我的前半生》问世，还该有《伴驾生涯》佐之以行。两书并行，正象两人如影随形一样。李先生说：“关于我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和特色，只能由别人评论。我只想讲一句：人老了，记忆或许有误，但我绝不给后人留下半句假话。”

王庆祥

1988年9月23日于长春南湖新村

第一章 伴驾记

撰写者说，这一章记载口述人从入宫到出宫，即1924年在紫禁城内几个月的生活。当其时也，溥仪虽处逊位却依法拥有皇帝尊号，口述人随侍圣驾、乃称之为伴驾记。

1.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我原名李光平，汉族人，1912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宝钞胡同北头。父亲李嵩智，早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干过。这个銮仪卫处是负责抬轿及各种仪仗的机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我父亲“侍奉过西太后”^①，便指此事。当我出生时父亲早已不给西太后抬轿子啦，成为制做泥儿童玩具的手艺人，就靠他这门手艺，全家勉强维持生活。

1922年我10岁了，父母为了改换门庭，省吃俭用挤出一点儿钱来，把我送到旧鼓楼大街北头酒醋局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一处寺庙中，先生姓白，领着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六言杂字》、《大学》、《论语》等，背死书就是了。这样，我在那座寺庙里念了二年书。

1924年夏天，忽然父亲找到私塾来，替我向白老师请了一

^① 见《我的前半生》第430页，倒数第8行。

天假，就带我回家了。到家一看，有位客人。父亲引见说：

“这是本家远房哥哥，在紫禁城当护军。”让我称呼“三哥”，我向他问安。父亲又说：“三哥想把你带到宫里去，给小皇上当差。”这位看上去能有40多岁的三哥接着说：“朝廷挑选差役，这是第三回^①了，挑上的送进宫廷乐队。”我不懂这“乐队”是干什么的，三哥又解释说，到了那儿整天吹、奏、弹、拉，可好玩了。有小号、有黑管、有竹笛，愿意玩哪样就玩哪样。父亲挺高兴，嘱咐我说：“若是挑上了，是你的福份，住在宫里要好好学，甭想家。如果挑不上也别泄气，就跟三哥回来，再上白先生那儿念书去。”父亲还告诉我，如果问我名字，就说叫李广平。说着，拽过我一只手来，在手掌上写个广大的“广”字。“光”字是我家辈份上的排行字，从小在私塾读书，一直沿用此名，现在为啥不叫用呢？说是皇家有位光绪皇帝，要避讳。为了跨进皇家门坎，连辈份也顾不得了。

父亲嘱咐一番，便催促三哥带我上路，生怕误了时辰。我们两人急急出了宝钞胡同，直奔皇宫而去。走了约摸二里多地，来到景山对面的神武门。进门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我交给了他。我跟着太监进宫，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坎。终于来到一座门前，我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我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我正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奇，第三名太监又把我接走了，他把我领到台阶前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种种情景：宫中对太监的管理十分严格，外层太监绝对不许进入内层，是第二名太监把我带到养心殿，而第三名太监就是“殿上太监”，他

^① 溥仪自1923年7月16日裁撤宫内太监后，为满足享乐需要，又三次招雇差役人员，挑选10几岁的孩子进宫当奴才。

才有资格在养心殿院落内活动，他领我来到的地方被称作“丹池”。

当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外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有人喊：“万岁爷来了！”当然是殿上太监喊的。我估计这“万岁爷”准是小皇上，真想抬头看看他长得啥模样？或许跟龙差不多吧！只是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殿里的太监喊着告诉殿外的太监：“那个——”。殿外的太监便顺着手指的方向找到孩子、再问：“是不是这个？”如果回答说“是”，就把孩子拉到外面去，如果说“不是”，再重挑。就这样，溥仪在殿内眼望人头指指点点，里里外外的太监层层传话，于是我们这三四十个孩子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估摸着挑出了三四个孩子，殿外的太监忽然把手指头指向了我：

“是不是这个？”

“不是！不是！”于是，我刚从排里被拉出，立即又被推送回去，心里正慌神，忽听殿内又传出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遂象小鸡似的被人扯着脖领提了出来，送进被挑中的孩子堆里。也不问话，也不答话，连小皇上的面目也没敢看一眼，我就被稀里糊涂地挑上了。

溥仪在他的书里说我得以在宫里裁人时反而进宫当差，是因了父亲的历史关系。其实，父亲当年不过是个抬轿子的脚伕，他能有什么力量？一定要说有关系，无非是说父亲比较熟悉宫中当差生活，又认识几个人，所以才没有错过宫里招人的机会罢了。

2.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没挑上的孩子们被送走了，我们留下的四五个有人领着，来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里的一间屋子，这便是“殿上的”住宿之处。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就超过10人了。

第二天一早，有名殿上太监来传，把我们领进养心殿内吩咐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殿上的”，由他带班，在养心殿内干活。这“殿上的”其实就是“殿上太监”，因为新招的这些孩子不是阉人^①，不能称太监，所以干脆就叫“殿上的”。我听说宫里早有非阉人当差干活儿的先例，不但象銮仪卫那样的机构有，茶膳房等机构内也有。不过，早先对这些人在宫内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只能在早、晚按时入内、退宫，绝对不许在宫内留宿。后来，这些规定逐渐松弛，到我进宫时，宫里的非阉人已经不少，而且，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留宿宫中。甚至连在宫中没有职务的外人，有的也凭借私人关系偶尔住到宫中，白吃从膳桌或神佛供桌上撤下来的“科食”^②。

那天听太监管我们叫“殿上的”，我当时心里纳闷儿：不是说让我们进宫学乐器吗？怎么又成了“殿上的”。不久我就明白了：“殿上的”是正业，宫廷乐队演奏员反而是兼职。

带班太监交给我们每人三样儿工具：一是普通的鸡毛掸子；二是簸箕，比普通铁簸箕略小；三是一种特制的擦地工具：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木棍头上绑两条长布，每条都有一

① 当时民国政府与清室内务府有约，除留用宫中太监外，不得新招并使用阉人。

② 所谓科食，就是从皇帝以及后妃们的膳桌上撤下来的食物。把摆在神佛香案前的供品撤下来，也称“科食”。

尺宽、一丈四五尺长。这种工具是为了适应宫内清扫工作的特殊需要而制做的。宫殿里有许多又长又宽的几案、陈设柜等，下面净腿儿，摸还摸不着，够又够不到。用这种工具很好使，先把那两条长布沾湿，再拧干，然后顺着几案下木腿中间的窄道甩进去，指哪打哪，布到尘除，一丁点儿不连带别的地方，十分麻利。不过，那是一种很难的技术，开始我总是使不好，不能随心所欲，一甩就缠到几案腿儿上啦。练了将近一个月，才逐渐掌握了这种技术，能够熟练地使用当时被称为“唐布”的特制扫除工具了。

我们清扫养心殿的时候，时常看见小皇上出来进去，象是挺忙的，但不知道他干啥。他从来不和我们的“殿上的”说话，却给我们每个新来的，如严桐江、李体玉、赵荫茂等人起个名字。起名的规矩是沿用原姓、中间字用“振”，再随便找个尾字。有人叫振狼、有人叫振狗，都把入比成畜类了。我算不错的，名叫李振焄，别字佛亭，颇象个人。

“殿上的”在宫中地位最低，溥仪给我们起名时比同畜类，其实，还不如畜类待遇高。溥仪喜欢养狗，有从国外进口的大狼狗，也有毛毛绒绒的小哈巴狗，总共能有二三十条，单由太监管理喂养。溥仪给每只狗也起个名字、如“佛格”、“劳瑞”、“胖头”、“虎头”……比我们的名字还好听呢！溥仪想玩哪只狗了，就点名叫太监拉出来。

我们“殿上的”单立厨房，主食一般为馒头，每餐一菜。虽说比在家里吃得好，但在宫中属于下等饭食。

我虽然当上“殿上的”，也还是宫廷乐队演奏员。上午把屋子收拾完毕，中午或下午抽出一两个小时学乐器。学员只有十几名，称老师为教官，正教官李墨翰，副教官张宏志。开始先学五线谱、“都、来、米、发”和一些浅近的乐谱，几天后就学乐器。乐队有黑管、小号、大号、竹笛等各种乐器，谁学哪一种仅凭教官用手一指。我学长黑管，俗名“黑小三”。至

于学习成绩，那是谈不上的，因为我们这些演奏员都是速成班毕业的，从学五线谱到能演奏简单乐谱，仅用两个月时间。我最了解自己，当“演奏员”是根本不合格的，滥竽充数而已。按教官说，吹黑管最忌讳用牙咬管，只能卷着嘴唇含管，可我的黑管前边嘴含处，恰恰有一对儿清晰可辨的牙印。

3.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记得有一次溥仪忽然高兴了，站在养心殿门前台阶上一摆手：“来，给我演奏一曲！”于是，我们各人拿起自己的乐器，吹吹拉拉地合奏起来。“停！”不知什么原因，溥仪突然叫停。演奏是停下了，但有一种乐器没收住，发出一声尾音。都说是我的“黑小三”出丑、我虽不敢肯定，却也不敢否定。谢天谢地，皇上当时没有怪罪，事后也没有追问，他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要耍弄我们玩玩、对宫廷乐队并没有怎样严格的要求。

记得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溥仪传旨说北府^①有礼仪活动，命宫廷乐队前往演奏。我们穿好礼服、带上乐器就去了。正演奏期间我憋了一泡尿，身边一名太监就向带班太监替我求情：

“这孩子憋不住尿了，快给找个地方吧！憋坏尿泡小命就完了！”

“跟我走吧！”

我跟着带班太监来到一处十分雅致的室内厕所，带班太监连连嘱咐“可别弄脏了”。等我撒完尿出来一看，有个王府太监正和我们领班太监吵嘴呢！原来这是王府二奶奶——溥杰前

① 醇王府本来设在北京西城太平湖，因光绪降生于此，遂迁府址于什刹后海北沿。又因新府位于旧府之北，遂有“北府”之称。所以，北府即指什刹后海醇王府。

妻唐怡莹的专用厕所、当然是不准任何外人使用的。还好，北府的人念我是个孩子，并不深究。乐队的演奏没什么好节目，这一泼尿却险些酿成大祸。

我入宫一个多月光景，有一天带班太监来向我道喜：“大喜！大喜！”我还糊里糊涂，不知咋回事儿呢！

“这是道那门子喜呀？”

“你升了！”

我并没有做出突出成绩，入宫时间又不长，居然“升了”，升为“随侍的”。带班太监说，现在就带我去见万岁爷谢恩，我一听可慌神了。进宫以来还不曾和溥仪说过话，虽说他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可人们都管他叫“万岁爷”或“老爷子”，他是皇上啊！见了面该怎样说话，怎样举动，怎样谢恩，自己还都不明白呢！带班太监见我面有难色，就当面教我演习一番。他说，皇上赏给臣僚下属一丁点儿东西也得立即谢恩，就是赏你吃屎喝尿也不例外，何况这回是赏你提升了职务呢！见了万岁爷要磕三个响头，就是脑壳挨地有响，嘴里念叨着“谢万岁爷恩典”就行了。我遂照着他的指点，如此这般地做了一遍，倒也不难。从这时起，我成了一名不离溥仪左右的“随侍的”。

当上“随侍的”首先是住处升格，原先只能住在养心殿外院，这回搬到养心殿里院，住在配殿后边东西夹道上的小房子里。其次，厨房也换了，随侍厨房主食有白饭、馒头、花卷、粥等等，副食也有两菜一汤，显然比“殿上的”食堂强。

“随侍的”干什么呢？如果说“殿上的”职责在于收拾屋子，那么，“随侍的”职责就是伺候活人。溥仪睡觉、起床、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由“随侍的”跟着伺候。当时，养心殿共有“随侍的”十八九人，分为两班，每班八九人，各有一名带班。两班分住东西夹道，轮流值日，今天东夹道顶班，明天西夹道顶班。每班内也分开帮，保证在溥仪活动时总

有四五个人跟着就行了。

溥仪主要在紫禁城内活动，御花园是常去的地方。溥仪行动时，随侍必须把他可能用着的東西想周全，都带上。比如手紙就是一时也缺不得的，他随时需要，一伸手便得递上去。

宫中男女界限甚严，但是，溥仪上婉容的储秀宫去、上文绣的长春宫去、上几位太妃的太极宫等处去，我们也必须跟着，跟到宫门口为止，不再走进去。这时，自有各宫的老太监、宫女到宫门外来接溥仪，皇后等也要立在大殿外边相迎，我们当然是见不着的。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正在大长街上走着，皇后或是淑妃突然过来了，这时老远就能听见有人喊：“关防！关防！”这是在告诉要严肃男女大防。听见这种声音后，能躲开的要赶快躲开，来不及躲开的要面壁站定，直到女人们叽叽嘎嘎地去远了，才能转过脸来再走，真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4. 腐朽不堪的宫廷

我进宫那年春天，溥仪命郑孝胥为首席内务府大臣，全权整顿内务府。然而他的“整顿”触怒了宫内许多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很快走向失败。我进宫不久，郑孝胥就下台^①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印钥”仍归由顽固派老臣绍英掌管。小朝廷上下依然是贪污、盗窃、贿赂公行，腐朽不堪的生活日甚一日。

起初，看到溥仪吃饭的场面感到浪费太大。溥仪一声“传膳”，呼啦一下子几十道菜就全都摆上来了。做这一餐，不知要耗费多少鸡鸭鱼肉、海味山珍，可吃到嘴里也不见得是好味儿。这位万岁爷嘴急，传膳又没时没晌，啥时要吃必须立即堵

^① 1924年6月25日溥仪传旨，允许郑孝胥以“旧疾复作，难胜繁剧”为由开缺。